

抗日救亡運動躍馬當先

章太炎傳奇

● 褚律元（大陸作家）

痛罵光緒是個小丑

辛亥革命元勳、光復會創始人章炳麟（太炎），既是一位博學鴻儒，又是一位革命閥將。他最出名的是「一九〇三年（民國前九年）發表《駁康有為論革命軍》一文，文中直呼光緒皇帝的名諱，罵他是分不清五穀的小丑（「載活小丑，未辦救麥」）。後來又為鄒容寫的《革命軍》小冊子作序文，終於被清廷執捕，監禁三年，在牢裡罰做裁縫。一九〇六年出獄後赴日本，與汪精衛、胡漢民等辦《民報》鼓吹革命；同主辦《新民叢報》主張君主立憲的梁啟超展開論戰。

辛亥革命成功，民國二年，袁世凱篡得民國大總統位後，把章太炎召到北京，任他為「東三省籌邊使」，實際是空名，作為籠絡他的一個手段。而章太炎偏要大爭「籌邊」費，終致同袁世凱大鬧，袁竟把他軟禁龍泉寺。後經副總統黎元洪調停獲釋。此後，章太炎既不滿北洋軍閥所為，又同孫中山先生的政見相左，甚至發展到自立門戶，分道揚鑣的地步。

章太炎很快在政治上消沉下來，回到了書齋

，不再與聞時事。直到一九三二年「九·一八」事變，外侮襲來，章太炎奮然驚醒，拍案而起。此後，他的晚年，始終同抗日救亡運動結合在一起，為他不平凡的一生，譜寫了愛國主義的最後篇章。

作獅子吼喚醒國人

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覬覦我神州大地，由來已久。二十年代後期，我國內戰不已，為強鄰提供了可乘之機。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帝國主義份子悍然襲擊瀋陽，炮轟北大營，在東三省迅速發動了赤裸裸的侵佔活動。而政府當局則實行「不抵抗主義」；不到三月的時間，竟將富饒廣闊的東三省拱手奉送於敵人。

章太炎對日本之擴張慾望早有察覺，他在對友人的通信中曾說：「東人睥睨遼東三十餘年，經無數曲折，始下毒手。」但他未料到政府當局竟實行不抵抗政策。這是民族的危機、時代的危機啊！這位革命先驅從震驚中甦醒過來，他無法再埋頭在古文字堆中，他已忍無可忍，他還要像

從前那樣，登高作獅子吼！要發聲振聵；喚醒國人！

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三日，章太炎與熊希齡、馬相伯、張一鵬、李根源、章士釗、沈鈞儒、黃炎培等知名人士聯名發表通電，嚴斥「守土大軍，不戰先撤，全國將領，猜貳自私。所謂中央政府，更若有若無。」通電要求各派領袖「立集首都」，負起國防責任，聯合全民總動員，收復失地。並代表廣大國民的意志嚴正指出：如果政府對民意仍無動於衷，一味退讓，就應當下台，「召集國民會議，產生救國政府俾全民共同奮鬥。」這一著名通電在全國人民中產生了重大影響。六天後，章太炎先生等又聯名通電全國，對東北義勇軍的抗敵壯舉大加褒揚，並再一次抨擊「素無鬥志，未聞以一矢往援」的政治當局。

歌頌十九路軍禦侮

日本帝國主義奪我東三省輕易得手後，毫無壓足之心，反而得寸進尺，立即實施他的第二步侵略計劃。從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起，日寇先後在天津、青島、漢口、福州、重慶、上海等地進行

挑釁。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，日本軍國主義派遣三十餘艘軍艦和陸戰隊數千人，在上海登陸，進行種種挑釁活動，甚而向中國發出「哀的美敦書」，要求一月二十八日「圓滿」答復他們的無理要求。

上海市長吳鐵城執行妥協政策，竟接受日方的最後通牒，在限期前封閉了抗日救國會。儘管如此，當晚，日艦隊司令鹽澤幸一又發出通牒，限令我十九路軍立刻撤出閘北，以讓日軍進駐。午夜十一時餘，日海軍陸戰隊向閘北我軍突然襲擊。出乎日寇意料，我十九路軍在蔣光鼐與蔡廷鍇將軍的指揮下，奮起自衛，向日軍還擊；發動了舉世聞名的「一·二八淞滬抗戰」。

章太炎先生當時正居上海，他親身目睹了日軍的無恥進逼，看到了上海軍民同仇敵愾英勇奮鬥，極受感動，拿起他的如椽之筆，撰寫了《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》這篇寶貴的文章。他在文中，稱淞滬之役是「自清光緒以來，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。」他說：「自民國初元至今，將帥勇於內爭，怯於禦外，民間兵至，如避寇仇。今十九路軍赫然與強敵爭命，民之愛之，固其所也。」然而，政府當局一仍其退讓政策，竟與日本簽訂《淞滬停戰協定》，十九路軍被迫撤離上海。章太炎先生怒憤填膺，斷然拒絕最高當局召開的「國難會議」。他會同上海各界愛國人士，發起將十九路軍陣亡將士的遺骨遷至廣州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區，這一倡議得到了廣泛的響應，終於遷墓成功。太炎先生撰了《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》，勒碑墓前，盛贊十九路軍淞滬戰

役，說：「功雖未成，自中國與海外諸國戰鬥以來，未有殺敵效果如是役者也。」

倡言抗日惟有一戰

東北既失，張學良將軍退至關內，被任命為「北平軍分會委員長」。章太炎與張學良有多年交情，他眼看華北又將吃緊，便不顧年老體弱（當年太炎先生已六十五歲），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，冒著吳淞口炮火紛飛，坐船到青島，再坐火車到北平。當時有新聞記者採訪他此行的目的，他表示將分別訪問張漢卿（學良）、吳子玉（佩孚），他還直率地說：「對日本之侵略，惟有一戰，中國目前只此一條路可走。」

張學良將軍敬太炎先生如父執，親往旅館看望。太炎先生則痛切陳詞，慷慨激昂，據說，他對張「大聲疾呼，聲震屋瓦」。由此可見情緒之激烈，但勸說張學良未獲結果。

一九三三年初，熱河省危在旦夕。西北軍首腦馮玉祥將軍特派代表到上海見太炎先生，致書表示：「倘有赴難之機，決不惜一切之犧牲也。」馮玉祥將軍之愛國熱忱使太炎先生大為感動，他立即覆信，表示他深信「可與敵人一決雌雄者」，唯馮玉祥一人，希望馮與張學良聯合抗日。

他在信中明確表示反對國民黨政府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政策。這年的三月，章太炎與馬相伯聯名致信張學良，保薦馮玉祥任熱河統軍，率軍禦敵。推薦信上說：「以愚輩所見，今日能統十萬軍獨擋一面者，唯馮玉祥一人，其人曾以逼薄儀之敵，亦不容易有他圖。」可惜這次推薦未被採納。

熱河淪陷，張學良本人亦被迫辭職。

章太炎對熱河之失，怒不可遏。三月七日，他向全國軍民發出通電，義正詞嚴地抨擊了南京政府：「國民政府成立以來，勇於私鬥，怯於公戰，前此瀋陽之變，不加抵抗，猶謂準備未完，速上海戰事罷後，邊疆無事者八九月，斯時正可置備軍械，簡練士卒，以圖最後之一戰。乃主持軍事者絕不關心於此，反以剿匪名義，自圖規避。馴自今日熱河覺起，才及月餘，十五萬軍同時潰退。湯玉麟委職潛逃，誠應立斬；而處湯之上者，或則選要不前，或則避地他適，論其罪狀或豈未滅於湯。應請以國民名義，將此次軍事負責者，不論在南在北，一律以軍法判處，庶幾乎億兆之憤心，為後來之懲戒。」這份通電正氣磅礴，擲地有聲。當年五月，馮玉祥將軍在張家口就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，率吉鴻昌等誓師抗日，通電全國，決心「武裝保衛察省而收復土地，爭取中國之獨立自由。」章太炎先生聞訊歡欣雀躍，立即與馬相伯聯名通電聲援，說：「執事之心，是以代表全國有血氣者之心；執事之行，必能徹底領導全國有血氣者之行。某等雖在暮年，一息尚存，心隨全國民衆為執事後盾。」喜峰口之捷，古北口之捷，他都致電祝賀。後來，又親自為《察哈爾抗日實錄》一書作序，盛贊馮玉祥等將軍的抗日功勳。

保衛領土要靠自強

一九三一年「九·一八」事變後，南京政府授命中國代表施肇基、王家禎，於九月二十一日

根據國際聯盟憲章第十一條向國聯理事會控告日本侵略中國領土，要求理事會迅速採取行動。日本代表詭稱這是一個「局部事件」，日本「無領土野心」。此後，日本又竭力阻撓一九三三年三月以英國李頓爵士（前駐印度總督）為首的國聯調查團在東三省開展調查。

當時，中國政府委派顧維鈞為調查團陪查員。一九三三年二月，在國聯就調查結果仲裁「滿洲國」事件時，日方捏造所謂東三省主權歷屬滿洲人所有的謬論，為建滿洲國張本，迷惑了一部份人。此時，顧維鈞博士急電章太炎先生求救。太炎先生立即回電，旁徵博引，明確有力地論證了東三省主權歷來屬我中華。電文昭告世界挫敗了日寇的陰謀。國聯大會通過決議，要求恢復中國在東三省的主權。日本代表拒絕這一決議，代表團戲劇性地退出會場。三月二十七日，日本政府索性聲明退出國聯。國聯決議成爲一紙空文。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承認解決中日糾紛無能爲力；他向一位受聘於日內瓦國際聯盟秘書廳的中國職員吳秀峰說：「當一個國家受到外國侵略時，首要的在它自己起來抗戰，然後才有希望得到他國的援助。如果它自己不去抗戰，像你們的國家那樣，而希望別人替你們火中取栗，這是史無前例的。所以中國今後必須自己起來抵抗日本的侵略，才是你們的唯一出路。希望中國朋友們及早體會這個真理。」

慰勞愛國運動學生

一九三五年五月，日寇一手製造了「華北事

變」，而南京政府則繼續退讓，簽訂《何梅協定》，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，由宋哲元出面組織「冀察政務委員會」，滿足了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提出的「華北政權特殊化」的荒謬要求。

我國民族危機空前激盪，廣大人民熱血沸騰。首先是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奮起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，要求政府出兵抗日，遭到軍警殘酷鎮壓，許多學生受傷、被捕。章太炎聞訊立即致電宋哲元嚴詞責問：「學生請願，事出公誠，縱有加入共黨者，但問今之主張如何，何論其平素？」宋哲元鑒於太炎先生的威望，不得不覆電表示：「先生之囑，自當遵辦。」十二月十五日，上海學生響應「一二·九」也舉行了大規模示威游行，並衝破警察的阻攔，北上南京向政府請願。學生所乘的火車因雨雪被阻於蘇州時，章太炎先生讓他夫人湯國黎女士率章氏國學講習會的學生代表，持食品、水果去慰問愛國學生，並對記

者發表談話，謂對愛國運動深表同情。

函請當道團結救國

一九三六年，南京政府有感於當前形勢，亟需借重社會名流的輿論支持。五月，蔣介石先生親自致信章太炎先生，「屬以共信濟艱之義，勸誘國人」。六月四日，章太炎覆信蔣氏，勸他「開誠布公，以懋群衆」，甚至提議將察哈爾省「交付之共黨」，因爲他認爲共產黨「對於日軍，必不肯俯首馴伏明甚」。他在信中希望政府對共產黨和紅軍「如以民軍視之」。

章太炎先生曾反對第二次國共合作，然而，日寇侵華，大敵當前，他又毅然主張國共合作，團結禦敵。他不愧是一位傑出的愛國者。這封重要書信成了他的絕筆之作。覆信十天後，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，他便在蘇州病逝，終年六十七歲。



章 炳 麟

穿著日本和服的章太炎。